

林斤瀾

文集

散文卷
貳

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斤瀾
文集

散文卷
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斤澜文集：全十册/林斤澜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534-6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8988 号

责任编辑 王 晓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933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2.125 插页 31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34-6
定 价 720.00 元 (全十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微笑的失落	1
沈先生的寂寞	6
灯	14
名著选读	17
体大心细	21
高谈与沉默	23
元老	25
引进“史坦尼”	28
我们叫他端木	30
他坐在什么地方	36
念至诚	41
再念至诚	46
注一个“淡”字	52
纪终年	66
《纪终年》补	76
安息	84
汪曾祺：一棵树的森林	88
忆林夫	90

两个作家	95
不愿多住	96
杨沫心态	97
贺谔容	103
意外的宗璞	105
十月电话	109
香格里拉	112
有关出国二三事	115
小阳春小草	117
沙汀艾芜剪影	123
送唐湜	144
西方东方	148
滑竿教授	150
意大利美声	152
艺术家	154
画师小事	163
圆满	164
《夜半歌声》的歌者	166
久远的感叹	169
霹雳	172
弹指	174
把点颜色看看	177
黑屋里的眼睛	182
山市一家	185
普通话	198
野人脚	202

骆驼	206
山水之“寓”	211
神憩	220
温州小吃	226
畹町怀念	233
藏龙卧虎	237
北京的树	240
春声和春深	243
惊梦	248
仙山	250
松柏树林	252
山深海阔	255
雁山云影	259
山头	264
鱼伤	266
山海	269
石头	271
新旧	273
先驱	275
瓯海修堤记	278
孔雀赞	279
临风口号	283
海上仙山	285
江边芙蓉	288
生命的水和船	294
春卷的梦	304

农民的梦	306
烂柯的梦之一	308
烂柯的梦之二	310
烂柯的梦之三	312
寨寮溪半日	314
续《寨寮溪半日》	316
黄山纪险	318
悬空悬想	321
泰顺记事	325
古北口印象	327
只缘身在此山中	331
金三角笔会及其主人们	334
海外杂记	344
原始森林的神秘	355
雁荡杂记	362
后西湖醋鱼记	368
书记的头发	372
盘谷	374
文成岭	376
宁静	378
观众的话	381
天籁	385
世界	390
火柴	396
霜肠	398
年糕	401

山花烂漫	405
心愿	408
玫瑰花	412
借东风	415
翅膀	417
遭遇	419
闻鸡起兮	422
爱心	425
生动的足下	429
蓝色湖	431
鱼儿鱼儿	433
随笔四篇	435
座右铭	449
灵感	452
城墙	455
城	460
三千岁月立一柱	462
京都见证天宁塔	465
桃园云杉	468
老北京城	470
鱼藻池上烂尾楼	472
峰顶	475
习惯	478
滴水不漏	483
疣	486
云雀	490

春风	492
映山红	494
敲门	496
渡船	500
天柱	505
山	509
山口	514
温州人	520
鱼乡吃鱼	523
“连心桥”的“AA 制”	526
老式猪脏粉	529
通糖麻糍	531
方舟	533
新居	535
喜欢	540
风马牛	542
绿	544
心草	547
焯春	550
逆行	552
泪眼	554
雨天	556
可惜	560
净化	562
金童引	565
怀念中的宁静	567

送炭送雪	571
笑了笑	574
累不累	576
忏悔	578
“祝由科”	581
都有一本卫生经	585
石花洞童话	588
花生米、豆腐干、火腿、稀粥	591
乌牛早	596
邮民浮想	599
为了你好	601
除夕灯影	603
肥的给谁	605

微笑的失落

沈从文先生有“自在”的微笑。“自在”两个字，是从北京日常用语里挪过来的，北京人见面问候也有不问“吃了么？”问声“自在啊？”

先前听人说起过沈先生的微笑，在别人写沈先生的文章里，也读到过对他的微笑的描写。或说是朴实、真诚、乡土气息、绅士风度、超脱、愉悦……觉着都还不能像沈先生谈写作的一个字：“贴”。挪用“自在”两个字，也“贴”不了，只不过表示过意过心罢了。

写到说到这种微笑的时候，往往说是“永远”“老是”“无不”……不巧我见到过这种微笑的失落。

我认识沈先生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他已经不能教授，不能写作，打发在历史博物馆里，他的学生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我们同事。有回曾祺带我到天安门后边的午门楼上，看几件出土文物，也是借此引见沈先生。那是建国初年，大家都工作忙——开不完的会，大家都学习忙——改造不了的思想。倒是有春游秋游，但没有现在的旅游观念。午门院子里没有人进进出出，城墙、台阶、箭垛都还坑坑洼洼，城墙楼上红漆脱落，白木污黑，沈先生当年已年过半百，在这里面坐着，旧窗旧桌旧藤椅。看见我们进来，招呼

的声音细小,听不真。可是的确微笑,这样的微笑用不着语言配合,不用另外的动作帮衬。

他站起来,自己带我们去看出土文物。我们连声说不必,随便哪位青年指点一下就行了。他只是微笑,说了句什么也听不清楚,只是微笑着往外走。曾祺不放心那坑坑洼洼,一路指点、提醒、警告,沈先生只是微笑。

走到一些贴在册页上的破绢烂缣面前,沈先生解说着解说中断,眼光下沉,微笑也不收不放,就好像录像带定格……这些东西是他亲眼看过多少遍,亲手挑选出来的,难道又有新发现了?多年以后,我反复读着沈先生一本选集的旧本,他在印过不知多少回的代表作上面,又用铅笔细加修改。不禁想象这一天仿佛“定格”的景象。

这天告别时候,曾祺大声,满屋子都听得见,口气倒像是交代办几件事:注意休息,有的会可以不开,有的事让别人做等等。

沈先生只是微笑,也说句把什么,还是细小不知所云。

这一次,主客三人没有一句提到文学,提到小说,提到写作。成心不成心,反正是回避了。

这一次算是“引见”,其实见面是已经见过的了。北京文联在运动和运动的间隙,也拾拾“统战”。有些广泛叫作撒大网的活动,也网罗到沈先生。头几年,沈先生总是要来的。微笑着,连脚步也不出声地走进来。见着老熟人也不笑得大点,不多说两句。见着陌生的年轻人,也不笑得小点,说两句什么,反正都是细微带南方口音,以为别人用不着认真听,或者以为别人是不会认真听的。

他爱坐在不前不后又靠边的位置。爱摸出小本水笔,记下点什么。水笔直竖,是拿毛笔的手势。近视眼镜厚重,必须左手把小

本托到胸前,才好写字。那神情比年轻人随便按在膝盖头,就划拉开来要认真得多。像他这个年纪的老作家,除非听政治家的重要报告,没有人这也记那也记的。

每每我纳闷:他为什么记?记下来做什么?

有回是个小会,是下厂下乡回来的青年作家,汇报汇报,讨论讨论,没想到沈先生来了,老作家只有他来了。也只有他一言不发,却又记下点什么。那年头还是重视长幼为序,像沈先生这样顶着问号的老字号,主持会的人也在快散会时,适当地让一让。照当时的说法,“适当”后边,应紧跟“掌握”。又一个没想到,沈先生发言了,还把细微的声音放大了。我句句听得见,差不多全听进去了,只是有的不懂,不懂又吸引我思索。因此事隔三四十年,还记得大意。也许那刹那间,出现不同寻常的情与貌,加强了印象。

他说: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现在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从前我也不会写小说,只是写写回忆(微笑)。

会上有个青年说,沈先生,你写了那么多小说,总有几十本了,还说自己不会写。

对“回忆”两个字,没有引起注意。

他说:今天,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写小说(微笑),我不懂下乡几个月,下厂几个月,怎么就会写出小说来(微笑)。我不懂,怎么好搜集小说材料,搜集了来又怎么好写作小说,我不是谦虚,我真不懂……(微笑淡化了,一种不便叫作烦恼,倒像是忧愁上了眉头)

会上的青年交换着眼色,那意思是:瞧,老古董。前些时候我在一个会上,也看到对待当年的青年,今日的老者,有过这种眼色的交换,我问一位今日的青年作家,是不是觉着今日的老者是老古董?青年答道:不,老厌物。

沈先生激动起来：从前我写点东西，只是把回忆里没有忘记掉的，忘记不了的，想忘记也没法忘记的，写了出来……（眉头起皱，厚重的眼镜片后边，眼睛圆睁，眼圈竟是微红）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失落）。我不懂写小说了（微笑失落）。

也没有别的话说，只是这几句话的重复，微笑可是失落得全无踪影。是碰着了痛处？是惹着了那希腊神庙？先前自己说过，他不盖大殿，只是盖那小小的石头雕刻的希腊神庙，里面供着：人性。

后来，灭绝人性的日子到来了。

史书上谈到过的“屠城”，出现在建都八百年的北京。大街小巷，烧书焚画。随处翻箱倒柜，细软古玩，狼藉一地。戴红箍箍的自行车队，来去如飞，呼啸而过。打、跪、髡（剃发）、文（画面画身）、游街、示众……上溯封建直至奴隶社会的野蛮，全都打着革命旗号照搬照演。

起初，我还是个上不巴天下不及地——既没有资格造反又还没有揪入黑帮的中间人物，但，每天早上得到机关应卯画押。一天，我坐10路由东单到西单，路北红墙灰墙高墙矮墙原是墙多出名，现在不留缝地刷上了打倒、炮轰、火烧、油炸，人群成团、成队、成帮的游手好斗，忽然这里轰隆一声，那里叫喊一片……

过王府井时，看见沈先生也在车上，我小声中声不大声，叫了几声，他全没有知觉。我看看他的左右，没有“红箍箍”跟着押着，心想，也是上不巴天下不着地吧。分析一下，觉着可能，原是死了二十年的死老虎，没有票房价值。

沈先生朝北站着，直望窗外，是望北墙上的字？眼神恍惚，是望北墙根的人群？眼神模糊。他在望着世界，望着历史，抬起眉毛，厚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圆睁，腮帮拉长，嘴唇微张——是微张，不是微笑。那微笑完全失落，所有的肌肉，所有的神经，都没有剩下

一点微笑的痕迹,不由说他那“自在”的微笑,就是不那么“自在”的微笑也失落净尽。

到了天安门,他下车,我这回大声冒叫,也没有知觉,他就这样走向火烧火燎的城门楼子。

听他闲聊过湘西生活,记得那微笑,比别的时候更浓,也许是最纯净。说着说着说道:“杀人太多了。”说这句话时,微笑失落了一下。

这回是整个的失落。不但供着的人性失落,连小的石头雕刻的神庙,也失落无遗。

沈先生的寂寞

我从电话里得知沈从文先生逝世。

沈先生八十大寿的时候,谢绝一切祝贺。连他的弟子牵头,办一桌家常寿酒的事,也不答应。八十以后,渐渐地沉默了。后来几经病变,虽都默默地挺了过来,但闭门谢客,对这个世界也不想说什么。据说:发木。

过去那样艰难的年月里,那样勤奋工作,那样和气,那样悠悠运行不息的人,晚景木然。最好只是算做自然规律的缘故。

按自然规律,沈从文先生享年八十有六,当然是寿终正寝。

过两天我在报上读到逝世消息,五六十个字,真是简要极了。这叫作“纯客观”?行文是“电报式”?或“电讯式”?

我觉得寂寞。

想想时间仓促,为了赶紧见报,不及措辞。想想所谓措辞,常有争执,弄得追悼会也一延再延的事难道还少吗。想想沈先生生前的毁誉,办事的人能不为难……纵有种种难处,也还是寂寞。

老祖宗说:文章是寂寞之道。走这条道的人,原来一上道就要

认头,不必多说。

有时候,遇见作家面对大庭广众,或在灯火通明之中,或在扩音机前,诉说自己的寂寞啊寂寞,总觉得不对劲儿。仿佛错格或是串行。

若说说别人的寂寞,又是另外一回事。若说说沈先生的寂寞,我以为当说,当在大庭广众中说,灯火通明中说,扩音机前说。

二

有一位前辈作家德高望重——他当得起这四个字,不说别的,单单终生关注一茬儿一茬儿的青年,一个年代一个年代的文学现象,就够楷模。但他的有些文学观念,有些偏见,有些处事,我不能同意。早年,他说沈从文的小说,好比一碗清汤,上边漂着几点油星。

据我所知,沈先生没有反唇相讥。他那里也不是没有比方好打的。

还有一位前辈作家,五十年代时独当一面。我在一个旅馆里遇见,觉着为人也还是作家。闲谈中悄悄提到沈从文——确实是“悄悄”,他瞪了我一眼,说:“那是个作家。”伸两个手指头,说:一、写了那么多东西。二、有自己的风格。

我想得到他会和场面上说话不一样,可也想不到说得这么干脆。干脆中给了最宽大的待遇:“他是个作家。”

六十年代初,有过一段叫作“小阳春”的时候,开过一个大约五百来人的“文艺座谈会”。不久,山雨欲来风满楼,还在风头上,就有先锋把这个会叫作黑会了。

这是一个文学艺术各界的集会,开幕式上竟说,全国的精华,